

女学生的朋友^{*}

文 / 〔日本〕加藤正人

译 / 洪 旗

1. 住宅街(清晨)

送报人骑着自行车穿过街道。

在这条幽静的住宅街上,有幢老房子坐落在篱笆围成的院墙里。

这是一座让人联想到往昔岁月的老式木结构住宅……

篱笆墙内挺立着一株柿子树。

一只乌鸦落在柿子树上。

乌鸦鸣叫着。^{*}

2. 松村家·弦一郎的房间(清晨)

从二楼的窗户可以看到那株柿子树。

松村弦一郎(65岁)端着一杯日本酒,透过窗户望着柿子树。

在他身边的桌上,是一只空快餐盒、一个日本酒的空瓶子,和翻开来放在那里的一本《家庭医学》月刊。书架上,整齐地排放着棒球类和其他内容的杂志,以及维生素药瓶等。

在这些杂志当中,有一本显得比较陈旧,从书脊上可以看到杂志的刊名:《女学生的朋友》。

3. 同·起居室(清晨)

松村俊一(42岁)和女儿松村梓(15岁)正在吃早餐。

松村边吃边专注地看着报纸。

梓则边吃边用手机发短信。

松村佐和子(41岁)进入起居室。

佐和子:即便是偶然和咱们一块儿吃顿早饭也好哇……是不是嫌我做的饭菜不合他的胃口呀。

俊一(仍然盯着报纸):肯定是一个人独吃觉得痛快呗。别管他。

佐和子:阿梓,吃饭的时候不要摆弄手机。

梓没有理睬佐和子,继续发短信。

佐和子瞧着售房广告开始吃早餐。

响起了手机的铃声。

佐和子用责怪的目光看着梓。

佐和子:阿梓。

然而,响起铃声的是俊一的手机。

俊一:谁这么早就来电话呀?

他一脸不高兴地拿起手机——

俊一(态度变了):噢!是部长啊,怎么了?这么早就……哎,您夫人的绘画入选了?……是吗……恭喜恭喜……那么,就给她送些花去……不,您不用担心……可别这

—————
^{*} 译自日本《电影剧本》2001年8月号。——编者

么说,那不就见外了吗……

瞧着售房广告出神的佐和子……

仍用手机发短信的梓。

继续打电话的俊一。

早餐中的三个人都沉浸在各自关心的世界里。

4 同·弦一郎的房间(清晨)

弦一郎呷着手中那杯日本酒。

听到几下敲门声。

佐和子的声音:公公,有点儿事想和您谈谈……

弦一郎的脸上浮现出不快的神情。

刺耳的金属声突然响起。

弦一郎捂着耳朵低下了头——一阵耳鸣袭来。

5 同·门外(清晨)

佐和子仍在敲门。

佐和子:您起床了吗?请不要睡懒觉。

佐和子叹了口气,转身离去。

6 爱华学园·楼梯

午休时间学生们嘈杂的声音。

木内真由(15岁)、兵藤花音里(15岁)、品田瞳(15岁)急匆匆地跑上楼梯,跟在她们后面跑来的是恩田未菜(15岁)。

花音里:未菜,快点!

未菜:你们等会儿呀!

花音里、真由和瞳跑上楼梯之后消失了。

未菜尽力追赶她们。

7 同·楼顶

楼顶平台的四周围着防护网。

未菜跑上楼顶,转到建筑物的背阴处。

花音里、真由和瞳正在点烟。

真由:我和男朋友分手的周期是不是太快了,最长也就一个月吧。

瞳:一个月,对于我来说可是超——长了。

花音里把烟递给未菜。

未菜叼上一支烟,花音里用打火机为她点燃。

花音里:真由的本次恋爱史够长的啦。

真由:他是个认真的好男人嘛,只不过总有点色迷迷的。

花音里:哎,是不是有句话说,恋爱的人都像瞎子?

瞳笑出了声。

未菜也跟着笑了笑。

花音里:未菜,你怎么不找一位呀?

瞳:就是,为什么?

未菜:怪烦人的么。

未菜抓住防护网,眺望着远处的街景。

真由:你们知道吗,听说几年前,有个女孩就从这里跳下去了。

瞳:是咱校的学生?

真由:所以才安上了这个防护网。

花音里:这算什么,要是真想跳,简简单单,一翻就翻过去了。

瞳:就是,毫无意义。

未菜一边听着身后的对话,一边吞云吐雾。

8 松村家·弦一郎的房间

鲛岛直子(43岁)在弦一郎面前打开纸包。

直子:喜欢吧?竹邑的炸包子,是顺路从秋叶原买来的。

弦一郎:那么,接下来又该是什么了?

直子:您说的“什么”是指……?

弦一郎:该要钱了吧。除了这种时候,你是不会来的。

直子:您的直觉太灵敏啦。其实呢,我是想给史绪梨矫正一下牙齿。女孩子嘛,为了将来,没有一口好牙哪行呀。

弦一郎:……

直子:经济不景气,酒吧也挣不着钱。

不过,父亲您和景气不景气的沾不上边。真让人羡慕呐,什么也不用干,每个月就能拿二十万的退休金。

弦一郎:……

直子:矫正需要三十万呢……如果是它的一半,我还可以应付,但……剩下那一半……只有十五万,您能不能帮我一下……

弦一郎:……明白了。

直子:到底是父亲呀。

弦一郎:你别误会,我不是为了你,是为我可爱的外孙女。

直子:您怎么这样……,算了。不管怎么说,谢谢您了。

弦一郎:这炸包子的价钱好贵呀。

弦一郎把一个炸包子送进嘴里。

直子开始收拾快餐盒。

直子:佐和子不给您做饭吃吗?

弦一郎:是我不让她做的,我想一个人吃。

直子:母亲去世后,哥哥他们说您独自一人太艰难了,需要照料,所以搬来和您同住的,是吧?可是为什么又不照料您呢?这不是把您丢在一边不理不睬吗?

弦一郎:没有让他们照料我的必要。

直子:父亲倒是满不在乎呢。因为您什么都没发觉,您知道哥哥他们要和您住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吗?

弦一郎:……

直子:这座房子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认为按照惯例,如果照料您直到最后的话,就能够顺理成章地直接把房子继承下来,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所以,尽管他们嫌弃您,却还是搬来和您一起住了。

弦一郎:……

直子:这肯定是佐和子的主意。她虽然长了一副漂亮脸蛋,但……真是个可怕的人呀,他们就等着父亲您死呢。

弦一郎:是吗?在等着我死吗?……可是,一时半会儿我又死不了。我想过把自己饿死,但后来才知道,一个人单单摄取水分也能活上一个月。

直子:您说什么呢!

弦一郎:我还想过上吊。我曾经一气喝光了一瓶酒,因为听说人喝醉了死的时候就不会感觉那么痛苦。我不是为了上吊才喝醉酒,而是不借着酒劲就没有勇气上吊。

弦一郎取下那本《女学生的朋友》翻开,拿出一张夹在里面的照片给直子看。

是他和死去的妻子节子在公园的喷水池旁拍的一幅老照片。

弦一郎:这张照片很好,如果我死了,就把它当作遗照吧。虽然显得太年轻了些,但我最喜欢这张照片。

弦一郎似乎挺高兴,面带微笑看着直子。

直子呆呆地站了起来。

直子:这房子是父亲的呀,不好好照料父亲那怎么行。

直子朝屋外走去。

弦一郎出神地看着那张老照片。

年轻的弦一郎和节子满面笑容地站在喷水池前。

9 井草森公园

照片上的喷水池就在这里。

有一位老人(85岁)一边“嘿哟——嘿哟——”地吆喝着,一边跌跌撞撞地绕着喷水池“跑步”。

弦一郎走来,在喷水池边停下脚步。

可以看到池水中有鱼儿在游动。

弦一郎望着池水。

老人的声音:有青、鲫鱼、金鱼……

弦一郎转过头一看,老人不知何时已站在自己的身后。

老人瘦得像只螳螂,脸上的皱纹和老年

斑十分醒目,看上去像有九十岁了。

老人:瞧,那边还有鲤鱼,是住在附近的人晚上偷偷丢进来的。特意买回家的鱼,为什么又要丢掉呢……

弦一郎:也许是搬家,不想带走,就丢到这里来了。

老人:嗯,的确,以前怎么没想到呢……是搬家吗……我很快也要搬走了……

弦一郎:……

老人:我要去××岛。

弦一郎:……

老人:是长崎西边的一座小岛……那里气候好,可以捕到很多鱼……如果在那儿种地,完全能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弦一郎:……

老人再度发出“嘿——哟、嘿——哟”的声音继续绕着喷水池“跑”起来。

老人似乎是打算慢跑,但人们所看到的只是踉踉跄跄的步态。

10. 门前仲町

走在老式商业街上的弦一郎。

11. 理发店

弦一郎坐在一间旧式理发店中。

足有七十岁的老店主磨着剃刀。

镜子中,映出了弦一郎头发稀薄的头顶。

12. 商业街

在录像带出租店前弦一郎停了下来。

弦一郎透过玻璃窗望着店内张贴的录像广告。

弦一郎同店员的目光相遇,他有些慌张地抬脚走了。

13. 药店

弦一郎接过找来的零钱。

店员把维生素药瓶放进袋子里。

弦一郎:听说,服用过量的维生素E会诱发癌症,是真的吗?

店员:绝对不会!

弦一郎:这个月的《家庭医学》月刊上可是这么写的,说生育酚(维生素E)有诱癌性。

店员:是吗?那我还得赶快查一查。

弦一郎咧嘴一笑,接过装着维生素的袋子走了。

14. 荞麦面馆

弦一郎进入店内,在一张餐桌前坐下。

店员端来了茶水。

店员:欢迎欢迎。

弦一郎:还和每次一样。

店员:啊?

弦一郎:你——是打零工的?

店员:是的。

弦一郎朝里面的厨房望去。

年轻的店主人正在干活。

弦一郎:那老家伙呢?

店员:他已经不干了,有一个月了吧。年纪太大……哦,您要点儿什么……?

弦一郎:板鱼片和热酒,最后再来一碗荞麦面。

店员:好,知道了。

店员离去。

* * *

弦一郎就着板鱼片饮酒。

他把温好的酒斟入小瓷杯中。

弦一郎有滋有味地把含在嘴里的酒缓缓咽下,然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15. 涩谷车站 投币储物柜

花音里、真由、瞳和未菜来到储物柜前,从里面取出纸提袋。

16. 百货商店的洗手间

穿着高中生时兴服装的花音里、未菜和瞳对着镜子在化妆。

花音里:哎,有一回我在池袋正走着,有个男人和我搭讪呐。

未菜：嘿，会不会是色狼呀？

花音里：看上去有三十多岁，是个西装革履的叔叔。说是，陪他唱两个小时卡拉OK给我一万日元。

瞳：那不是挺美的嘛。

一扇木门打开，换完了衣服的真由走了出来。

17. 涩谷·中央大街

花音里、真由、瞳提着塞进了校服的纸提袋在中央大街上阔步而行，未菜在后面跟着。

瞳：你没了手机的那一个星期是不是超烦呀？你把手手机掉到哪儿了？

真由：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把手手机掉进浴缸里。加上初中时的，我已经搞坏了六个手机了。

花音里：可气。是和你那位通电话来着吧。哎，真由，我说你要是现在洗澡的话，准保运气特好。

四个人的身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18 “109”店

花音里、真由、瞳和未菜站在滚梯上。

花音里：去“贝壳”或是“南岛”看看吗？超可爱的贴纸画，还有贴纸大头照，不想要吗？

未菜：想要呀想要呀，我就喜欢那样的东西。

真由：哎，有一次在电车上，我剪那些贴纸画，有个怪绕舌的老男人对我说什么“你这不是乱扔垃圾吗”。

瞳：喂喂，你还对老男人有感觉？

19. 同·专卖店

花音里、真由、瞳和未菜在挑选服装。

真由：如果有钱，真想每天都去日光沙龙呀。

未菜：到了夏天，晒得人身上痛着呢。

瞳：要是减不了肥，那也没劲。

花音里：说到底，还是晒黑点儿好。反正，那些就知道一味做什么美白的人，都属于“欧巴桑”一类。

真由：要是我有钱，就去吸脂呀隆胸呀，做成一副完美身材，再找个好男人结婚。

花音里：过了二十岁就是地狱啦。我呀，绝对要在二十岁以前结婚。

瞳：嘿！这件，是不是超可爱呀？

说着把一件衣服提在手中。

真由：太——可爱——啦！

瞳：我穿上这件衣服的话，绝对有百分之百的回头率。

花音里：没觉得阿瞳近来成熟化了？

真由：对、对。

瞳：哪有的事儿啊。

未菜站在距三人稍远处，茫然地四处张望着。

瞳（举高那件衣服）：未菜，怎么样？

未菜赶忙做出一副笑脸——

未菜：相当不错。

瞳：对吧！

20. 涩谷·繁华街

花音里、真由、瞳和未菜蹲在路边。

瞳：刚才阿明突然打手机给我，说“你得老老实实在我后面跟着”什么的。我想可能是暴露了，就没有答话。结果他说“你他妈的真差劲”，就把手机关了。

花音里：你和以前那位见面的事，怎么会暴露的呀？

瞳：不知道。阿明敏感到这么变态的程度，那就吹了呗。

未菜：可是，你和他没做过那种事吧？

瞳：也就拉拉手。啊！也许亲过一回。

花音里：你们都到这份上了，没亲过才让人觉得不对劲呢。

众人紧张的心情稍微缓和了一些。

似乎是为了调整一下气氛,未菜拿出一
次性照相机站了起来。

未菜:好啦。

花音里、真由和瞳做出如同服装杂志里
的模特般的固定的笑容。

真由:哎,那个阿明,长得倒是挺精神
的,不过,该算是有点儿危险那类的家伙吧?

瞳:是——吧。好像他原来的女友和他
分手的时候,她家附近就被贴上了一些他们
亲热的照片呢。

花音里:我说你呀,有没有被阿明拍过
下流照片呀?

瞳:也许被拍了……

花音里:超——级大阴谋!

沉默来临。

响起了一阵手机的音乐铃声。真由拿
出手机。

真由:你现在干什么呢?打工?是在什
么地方瞎转悠呢吧?你别来,大家都在呢。
嗯?好吧好吧。

真由关上了手机。

未菜(意味深长的一笑):我看,咱们是
不是该回家了?

瞳、花音里和未菜站了起来。

真由:等一会儿嘛。他现在还在新大久
保呢,怎么也得二十分钟以后才到么,再待
会儿。求求你们啦,我一个人等多没劲呀。

瞳上下打量着真由的连衣裙。

瞳:领口的蕾丝花边不错。加油吧。

花音里:好啦,咱们走吧。

真由:你们再待会儿。

花音里、瞳和未菜告别了似乎很想挽留
她们的真由。

21. 涩谷车站·投币储物柜

换上了校服的花音里、瞳和未菜把各自
的衣服放进了储物柜。

花音里:走啦。

花音里和瞳一起朝井之头线换乘站的
方向走去。

瞳:未菜,再见!

瞳用力地挥着手,未菜露出笑脸也向瞳
挥手。

渐渐看不到两个人的背影时,未菜的笑
容从脸上消失了。

未菜叹了口气回转身,显得有些步履沉
重地朝中央线换乘站的方向走去。

22. 山手线电气列车(黄昏)

未菜在电车上。她依着车门,望着车窗
外的景色。

斜阳下的街道从车窗外掠过。

神色略显疲惫的未菜……

23. 大森附近的住宅街(晚上)

未菜走来。

前方有一幢二层住宅。

未菜进了大门。

24. 恩田家·起居室(夜)

恩田 子(40岁)在厨房里洗餐具。

恩田步(12岁)在写作业。

餐桌上留有一人份的饭菜。

随着一声“我回来了”,未菜进了屋。

子:每天都这么晚。

未菜:……

未菜默默地开始吃饭。

子:阿步,可别像你姐姐那样考试失
败。要加油呀!

未菜用筷子把菜搅和了一通,匆匆地跑
上了二楼。

25. 同·未菜的房间(夜)

未菜在看时装杂志。

杂志上,年轻的女模特现出僵滞的笑
容。

未菜停下CD,听着手机的留言——

留言:“没有新留言。谢谢使用……”

未菜无精打采地望着墙壁。

墙上贴满了她和花音里等模仿服装模特姿态拍下的照片。

未菜拿出一一次性照像机,让镜头对着自己。

她改变了几次表情,强做出一副笑脸。

未菜感到空虚、无聊,没有了情绪。

她扔开照像机,一头倒在床上,呆呆地盯着天花板。



26 松村家·弦一郎的房間(深夜)

弦一郎望着院子里的柿子树。

弦一郎从药瓶里倒出维生素,放进嘴里,然后用啤酒送服。

楼下的起居室里传来梓和俊一的吵闹声。

梓的声音:为什么要规定关门时间?

俊一的声音:还要理由吗!谁家都有关门时间!

梓的声音:现在谁也不会遵守关门时间的!

弦一郎站了起来。

27. 同·起居室(深夜)

梓的面前,俊一正在慷慨激昂。佐和子坐立不安地观察着势态。

俊一:所以,我跟你说过不要和那些品行不端的人混在一起!

梓:怎么品行不端啦?

俊一:半夜十二点都过了才回家的高中生,难道不是品行不端吗!

梓:那好,不端就不端,以后我的事你别管。

俊一:能不管吗?你是我的女儿。

梓:女儿是什么?

俊一:……是啊……作为父亲,就有抚

养教育的义务,直到你上大学我都有责任。我要好好把你从这个家里……不,应该说是从公寓里吧,好好地嫁出去。

梓(捉弄人的语气):是吗?那好,我明白了。

俊一(气哼哼地):那么,对你来说,父亲又是什么?

梓:给我饭吃、供我上学、送我出嫁的人。

俊一:你这是在耍弄人对吧,难道你不明白我是在问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吗!

佐和子:别吵了行不行。说的净是些拐弯抹角、不明不白的話,都是因为这房子的缘故,都是因为日本式的老房子又暗又潮的缘故。要是住在能观赏夜景的公寓里,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俊一:阿梓,从明天起,过了十二点你就进不了家门。

梓:明白了。既然这样,不如现在我就离开家好啦。

梓朝大门的方向跑去。

佐和子:到哪儿去!阿梓,别闹啦!阿梓!

佐和子追了过去。

28. 同·玄关(深夜)

梓被佐和子拉住。

俊一走过来。

俊一：阿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弦一郎走下楼梯。

弦一郎：我要去便利店。阿梓，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梓：我也去。

俊一：我的话还没说完！爷爷也是，都这个时候了还出去买什么东西？

弦一郎：打什么时候开始又管我叫起“爷爷”来啦？

俊一：一个家里头有两个人被称为“父亲”不是挺怪的吗？叫“父亲”的时候应该谁答应呀？这不是让人为难吗。

弦一郎：你管我叫“父亲”，她们呢，——叫你“爸爸”怎么样？

梓（笑了）：叫“爸爸”可以，叫“爹地”也行呀。

俊一：什么“爹地”，你以为现在你叫我“爸爸”我就受得了吗？

梓：那，要不然，干脆叫你俊一怎么样？现在很时兴的，直接叫父母的名字。对啦，我管爷爷就叫弦一郎吧。

弦一郎催促似地在梓的头上拍了一下。

梓和弦一郎朝大门走去。

29. 同·街道（深夜）

弦一郎和梓走在夜晚的街道上。

梓：我是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了。大家唱卡拉OK特兴奋，又不好说我一个人先走什么的。

弦一郎：原来如此。这和公司职员下班以后一起出去聚会是一样的。

梓：在几个人的小圈子里，还真让人挺费心思的呢。

弦一郎：你那么看重小圈子？自己一个人不好吗？这样不就可以轻松愉快了吗？

梓：可没有女孩子像您这么想，大家都

得进入某个小圈子里。如果被排除在小圈子之外，那高中生活就会变成地狱了。

梓和弦一郎在红灯前停下。

弦一郎回过头去望着自己的家。

可以看到篱笆墙里的柿子树。

弦一郎：阿梓，院子里的柿子，你吃过吗？

梓：吃过呀。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常带着柿子到我们以前住的公寓去。

弦一郎：是吗……

梓：那又怎么啦？

弦一郎：明天我带你买衣服去。

梓：您怎么了，弦一郎？

弦一郎：叫我爷爷也行。

梓：还是叫弦一郎好玩。

信号灯变成绿色，梓走上了人行横道。弦一郎仍呆呆地望着柿子树。

梓：弦一郎，快点呀！

弦一郎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走过人行横道。

30. 涩谷·繁华街

在道玄坂和二股的分叉道口中央耸立着高大的“109”店。

31. “109”店内·专卖店

梓在挑选衣服。

弦一郎站在离她不远处。

店员用猜测的目光瞄着弦一郎。

梓选中了一件衬衣，拿起来让弦一郎看。

梓：弦一郎！这件，怎么样？

对两个人的关系满腹狐疑的店员来回瞧着梓和弦一郎的脸。

弦一郎：哪件都行，你就快点选定吧。

梓从弦一郎手中接过一万日元的钞票，朝收款台走去。

32. 涩谷·繁华街区

弦一郎和提着专卖店纸提袋的梓走在

街上。

真由的声音:阿梓!

梓循声望去。

真由、花音里、瞳和未菜站在那里。

梓:吓了我一跳。

真由:超——长时间没见了。

梓:有几年啦?

真由:从上初一的时候,哎?有三年了吧?(介绍)这是初中时经常一起玩的梓。好像是去了东都的附属高中。

瞳:太——了不起啦。

花音里:嘿,真由还有差距这么大的朋友?

未菜观察着弦一郎和梓。

真由:难得见到你,咱们去喝点什么吧。

梓:我也这么想,不过……

说着去看弦一郎。

弦一郎:我没关系。正好觉得嗓子有点儿干,一起去吃茶店吧。

真由、花音里、未菜都用“他是什么人”的眼神瞧着弦一郎。

梓:是我爷爷。

真由:噢,对啦,我见过。记得可清楚了,是和你在一起时见过的。

梓:我爷爷好像不愿意管他叫爷爷,所以我就叫他弦一郎。

瞳:超——可爱!

花音里、未菜和真由都笑了起来。

梓(对真由):咱们去哪儿?

真由:“麦克”怎么样?

花音里(对弦一郎):如果可以的话,一起去唱卡拉OK行吗?

花音里似乎用媚眼看着弦一郎。

弦一郎:没关系呀。

梓有些吃惊地瞧着弦一郎。

33 卡拉OK包间

花音里、真由和瞳食欲旺盛地一个劲把

食物往嘴里送。

花音里:我的手机话费没多久就一万日元了,这不是把零花钱一下子都用光了吗。我正不知道这个月怎么过呢。弦一郎,你可真是救了我的上帝呀。

瞳:这算是“援交”吗?

瞳和花音里看了真由一眼。

真由:这不算吧。

花音里、真由和瞳笑了。

未菜手里端着饮料,翻眼盯着梓和弦一郎。

花音里:听说C班女生的事了吗?

瞳:听说了,就是援交的事呗。

弦一郎注意到了未菜的视线。

未菜避开弦一郎的目光,脸上现出明快的笑容,把杯子送到口边。

真由:不就是和中年男人去唱卡拉OK什么的嘛。

瞳:听说还卖呢。

未菜:真的?

花音里:当然是真的。那几个家伙做得还挺认真。

瞳:本来援交也不是什么坏事,不过,要卖的话还是算了吧。虽然我需要钱,但是,中年男人可脏啦。

梓对有关援交的话题感到厌恶。

梓(站起身):去厕所。

梓出了包间。

真由:弦一郎先生,上班的公司是哪家呀?

弦一郎:日东食品。

花音里:超——有名的公司嘛。

瞳:我每天都吃方便面。

真由:弦一郎先生公司里的人,有没有愿意援交的呀?

弦一郎:呃……这我不准。

未菜:她叫梓对吧?(向真由确认了梓

的名字后) 如果梓也和别人援交, 你会怎么想?

弦一郎: 阿梓不是那样的孩子, 所以我也不去想它。

未菜: 为什么说她不是那样的孩子?

未菜挑衅似的盯着弦一郎。

弦一郎: 阿梓在外面都做些什么我并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她, 她不是做那种事的女孩。

瞳: 多好哇, 我真希望自己也有个像弦一郎一样的爷爷。

花音里: 哎, 咱们是特意来的, 唱呀。

响起卡拉 OK 曲目的前奏。

梓回到包间里。

弦一郎(在梓的耳边): 一起待一会儿就走吧。你想唱吗?

梓: 我才不想唱呢, 就想快点儿走。

花音里握着麦克风开始唱了起来。

梓腻烦地听着花音里的歌声。

未菜望着梓和弦一郎。

34 涩谷·繁华街区

弦一郎和梓从唱卡拉 OK 的歌厅大门里走出来。

二人漫步在繁华的商业街上。

梓: 那几个女孩, 一定是搞什么援交呢。

弦一郎: 为什么这样想?

梓: 当然, 她们的表情就说明是这样。

35 卡拉 OK 包间

瞳在唱歌。

未菜无聊地瞧着点歌名单。

门开了, 真由走进来。

真由把手里拿着的一支塑料短棒和一张纸递给未菜。

真由: 念念。

未菜(读《使用说明书》): 当判定窗显示出紫红色时为阳性, 可以认定为妊娠反应, 请尽快接受医生的诊断……(看着塑料短

棒) 大事不好!

瞳停止唱歌, 来到未菜身边。

瞳: 怎么了?

真由: 总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吧?

瞳: 流产手术得花多少钱呀?

花音里: 我也不知道。不过, 怎么也得十万吧?

未菜: 钱让他出。

真由: 他借了高利贷, 光利息一个月就得交八万呢。

瞳: 那怎么办呀?

真由: 只有援交了。

听到“援交”两个字, 未菜不由得全身颤抖了一下。

36 乡河堤

河面反射出晚霞绚烂的波光。

沿着河边建有许多小工厂。

未菜下了河堤, 向一所小工厂走去。

37 章三的工厂(黄昏)

恩田章三(45岁)和三名工人在干活。

未菜进来。

章三惊讶地停下了手上的活。

未菜走到章三身边。

章三(对工人): 我的女儿未菜。(对未菜) 吃饭去吧。

章三催着未菜出了工厂。

38 廉价食堂

食堂的墙壁上贴着一排写在纸上的菜名, 店堂的四壁被烟熏得黑乎乎的。

章三和未菜吃着饭份。

章三: 阿步好吗?

未菜: 嗯。

章三: 是吗, 又长高了吧?

未菜: 这个月的零花钱, 没有给我存进去。

章三打开钱包取出两万日元钞票递给未菜。

未菜: 还差一个月的呢。

章三: 现在没钱。

未菜: 什么时候能有哇?

章三: 银行不借钱给我, 工资都有两个月开不出来了。已经毫无办法, 只有破产啦。

未菜吃惊地看着章三。

未菜: 那, 你承诺的到我二十岁为止, 每月给我存入两万日元的事呢?

章三: 你想上大学?

未菜: 你不是说要破产了吗?

章三: 我会留下钱的。

未菜: 不是没有钱吗?

章三: 如果厂子真趴下了我就自杀, 能给你们留下差不多一亿日元的保险金。

未菜观察着章三的表情。

未菜: 你是认真的?

章三: 很快就会清楚了。

章三自嘲地笑了。

未菜突然推翻了桌子。

章三: ……

怒容满面的未菜瞪了章三一眼, 飞快地跑出门。

39. 恩田家·起居室(夜)

未菜归来。

步正在餐桌上写作业。

子给步端来了蛋糕和咖啡。

未菜按下电视机的开关, 在桌前坐下。

子关掉电视机。

子: 阿步正在学习呢。

未菜: ……

子: 要吃饭就赶快吃吧。

未菜: 吃过了。

子: 没给你在外面吃饭的零花钱呀。和谁一起吃的?

未菜: 父亲。

子(吃惊地): 和你父亲见面了?

未菜: 我去了他工厂一趟, 像是马上就要破产的样子。超可笑。

子愕然地看着未菜。

步也吃了一惊。

未菜突然放声笑了起来。那笑声持续不断似乎无法抑制。

40. 松村家·浴室

弦一郎浸在浴池里。

浴室的门开了, 裸体的梓走了进来。

弦一郎在水中的身体晃动了一下。

弦一郎: 怎、怎么回事?

梓: 没什么, 我和你一起洗呀。

弦一郎: 你出去。

梓: 这有什么可害羞的呀? 小时候我不是常给你洗背吗。来, 坐在这儿。

弦一郎把身子更深地浸入水中。

梓: 快点坐在这儿呀。

弦一郎: 那、你朝那边转过身去。

梓: 哟, 不好意思啦。

梓笑着转身朝向房门。

弦一郎遮住下身出了浴池, 背对梓在浴池边坐下。

弦一郎夹紧双腿, 又把毛巾盖好。

梓: 还没好?

弦一郎: 好啦。

梓把肥皂涂在毛巾上。

弦一郎: 你时常也和俊一起洗吗?

梓: 才不呢。和他一起洗澡我绝对受不了。我洗澡的时候他要是进来, 我就杀了他!

弦一郎: 可你倒不讨厌和我一起洗, 这不是有点怪吗?

梓开始用毛巾为弦一郎擦洗后背。

梓: 哼, 他呀, 经常往夜总会, 保健沙龙跑。

弦一郎: 真的吗?

梓: 有一回, 我瞧见他在厨房里偷偷摸

摸地把名片撕得粉碎。我想：那是什么名片呀？等他走了以后，我从垃圾箱里找出来看过的，就是保健沙龙的名片。现在他还常去那里呢。

弦一郎：你怎么知道？

梓：从他回家以后的神情和气味就能知道。

“阿梓，你在里边呢？”随着问话声，浴室的门开了，佐和子探进头来。

看到两个人的模样，佐和子的眼睛都睁圆了。

佐和子：……干什么呢？

梓无视佐和子，继续用毛巾给爷爷搓背。

梓：对不起，外边很冷，能关上门吗？

佐和子关上了门。

佐和子的声音：阿梓，快出来！

佐和子杂乱的脚步声远去了。

梓：整个一个神经过敏。

弦一郎：已经洗好了。谢谢你。

梓：前面也给你洗一下吗？

弦一郎：混账！

弦一郎在浴池里洗掉肥皂，出了浴室。

41. 同• 穿衣间

身穿浴衣的弦一郎面对着镜子。

镜中映出了浴后面色红润的弦一郎。

佐和子进了穿衣间。

佐和子：公公，希望您和阿梓一起洗澡的事要有所节制。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年轻的女孩子。

弦一郎摸了摸自己的面颊——

弦一郎：是荷尔蒙，果然啊。

弦一郎没有理睬佐和子，走出门去。

42. 同• 全景(早晨)

院中的柿子树沐浴在朝阳下。

佐和子的声音：阿梓？她上学去了……啊？弦一郎……？是找爷爷吗？那你请稍

等一下……

43. 同• 起居室(早晨)

佐和子把电话交给弦一郎。

佐和子：是个叫未菜的女孩……

弦一郎接过电话。

弦一郎：电话换过来了……哎……噢，那天的……记得呀……当然……那么……

佐和子惊奇地瞄着弦一郎。

弦一郎：噢，好，明白了。

弦一郎挂掉电话，朝盥洗室走去。

44. 同• 盥洗室

弦一郎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整理头发。

佐和子走过来。

佐和子：是谁呀，那个叫未菜的？

弦一郎：我出去一下就回来。

弦一郎走了。

45. 涩谷• 忠犬雕像前

未菜站在那里。

弦一郎走近前来。

未菜朝弦一郎扬起手。

未菜：你好。一切都顺利吧。

弦一郎：你说的顺利是……？

未菜：工作。一定挺忙的吧。

弦一郎：不……

46. 同• 繁华街区

繁华街区的汉堡包店之类的一家家店铺……

47. 同• 汉堡包店

店内人很少，显得空荡荡的。

弦一郎和未菜坐在餐桌旁。

弦一郎：让那个男人负起这个责任来不好吗？

未菜：他好像借了高利贷，非常……

弦一郎：为什么做中止妊娠手术的钱非要你来想办法？

未菜：朋友之间，不就应该这样吗。

弦一郎：也就是说，你想向我借钱？

未菜: ……

弦一郎: 十分遗憾, 我并不是你的朋友, 所以, 没有理由把钱借给你。

未菜脸上浮现出失望的神色, 望着另一张餐桌。

坐在那张餐桌的高中生正在吃菠萝派。

未菜: 哎, 菠萝派好像挺好吃的。

弦一郎: 如果你想吃, 就去买吧。

未菜: 嗯, 算了, 我也不是那么想吃。

弦一郎: 那么, 没有别的事了吧?

弦一郎准备起身。

未菜: 稍等一下。

弦一郎: 还有什么?

未菜: 弦一郎的公司里不是有很多职工吗, 能不能介绍一下可能愿意援交的人呐。

弦一郎惊愕地看着未菜。

弦一郎: 其实, 我说上班是撒了谎。

未菜: 撒谎?

弦一郎: 呃不, 我并没有打算撒谎, 只是不经意地错过了讲出我已经退休的事。对不起。

未菜: 干吗还要道歉呀。那, 那个事怎么样啊?

弦一郎: 你真的想搞什么援助交际?

未菜: 这也是没办法呀。

弦一郎: 假如我说我愿意做你援交的对象, 这也行吗?

未菜用力咬住嘴唇, 点了点头。

弦一郎: 好哇, 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了。那就去旅馆吧。

弦一郎站了起来。

未菜低着头坐着没有动。

弦一郎: 我是个从早到晚就知道喝酒的家伙, 是个虽然活着却没什么用的老糊涂, 也是个谁都不愿意认真对待的食客。就连我这样的人你也无所谓吗?

未菜: ……

弦一郎: 怎么啦? 走吗?

未菜: ……

弦一郎: 可不该随便答应什么自己不能做的事呀。

弦一郎拿出两万日元的钞票放在未菜面前。

弦一郎: 援交之类的混账事是根本就不应该想的。

未菜: ……这个, 我不要。我没有理由拿它, 咱们连朋友也不是 ……

弦一郎: 没关系。行了, 收起来吧。

弦一郎转身离开了未菜。

未菜: 哎: ……

未菜似乎还想向弦一郎说什么。

弦一郎返回未菜身边。

未菜: 嗯, 咱们还会见面吗?

弦一郎: ……

未菜一副执拗的表情看着弦一郎。

弦一郎从口袋里拿出维生素药瓶, 倒出几粒维生素剂放在未菜的手上。

弦一郎: 这是维生素 E, 不但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对维持身体的荷尔蒙平衡也有好处。

弦一郎脸上现出浅浅的笑容, 回转身走了。

48. 门前仲町·十字路口

弦一郎走来, 在信号灯前停下, 侧头瞧着旁边商店橱窗玻璃映出的身影。玻璃上映出了老人自己。

弦一郎摸了摸身上的肌肉。

几名高中学生从他身后跑过。

弦一郎转头望着高中生。

高中生们闹闹嚷嚷地跑了过去。他们是那么生机勃勃、充满朝气。

弦一郎头晕似的眯起眼睛, 目送着远去的高中生们。

“松村君!” 听到叫声, 弦一郎回头一看,

拄着拐杖的高桥谦站在那里。

高桥:好久没见过啦。

弦一郎:啊,是专务呀。

高桥:还叫什么专务哇,早就退休了。

哎,你现在要去办什么事吗?

弦一郎:不,没什么特别的……

高桥:那就一起去稍稍来点儿(做了个饮酒的动作)怎么样?

弦一郎:哦,可以。

高桥:好,咱们走。

高桥和弦一郎一起往前走去。

弦一郎:今天来公司有什么事吗?

高桥:没有,只不过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公司附近,好像是很自然地随脚走来的,都成了习惯啦。

弦一郎:可不是嘛,我也经常会走到这里来。

高桥踉跄了一下。

弦一郎扶住高桥。

弦一郎:你没事吧?

高桥:最近我这腰不怎么好。

弦一郎:请多加注意,腰痛起来会影响副交感神经的。

弦一郎扶着高桥继续前行。

高桥:可怜呐,上了年纪,职业棒球赛也只能从电视上观战了,好久都没去过东京体育场了。你的腰怎么样?

弦一郎:呃,我的腰还行……

高桥:多好哇,还那么年轻。

弦一郎:瞧您这话说的。我看专务不是也挺年轻的嘛。下次咱们一起去东京体育场吧,去买巨人队和阪神队比赛的票。

高桥:那太好啦。从前咱们经常结伴去后乐园,真让人怀念呐。

弦一郎和高桥走远了。

49. 荞麦面馆

弦一郎和高桥就着炸虾在饮酒。

高桥:谁是日本的“迪玛乔”?

弦一郎:小鹤诚。

高桥:“烈马”呢?

弦一郎:青田升。

高桥:“别彦”?

弦一郎:别所毅彦。

高桥:“篱笆上的魔术师”?

弦一郎:……

高桥:有哇,那个叫“篱笆上的魔术师”的……就是那个……

弦一郎:认输认输。想不起来了,是谁来的?

高桥:嗯——就是那个,叫什么……

弦一郎:专务也忘了吧?

高桥:不行了,咱们都上年纪啦。

高桥苦笑着饮着酒。

弦一郎:明星选手引退时,很奇怪,并没有感到很遗憾。

高桥:的确如此,尤其是三十多岁的明星球员退役的时候。

弦一郎:可能是也对自己的年龄有了体会吧。

高桥:是啊是啊,肯定想到了自己也不能永远这样干下去。

弦一郎:都是些优秀的球员啊。

高桥:嗯,曾经是很好的选手,无论小鹤、青田还是别所……可是,他们全都去世了……

弦一郎:……

手机的铃声响了,高桥拿出手机。

高桥:对,是我……没有偷懒呀……我现在和很重要的人物在一起……今天不回公司了……噢,知道了。

高桥关上手机。

高桥:真有点不好意思,都这把年纪了,又带上这么个玩艺,说是怕我万一有什么事。简直就是给我脖子上拴了个铃呀。

弦一郎: 刚才您说的公司……

高桥: 是我儿子的公司。

弦一郎: 说起您的儿子, 他去阿富汗了?

高桥: 从那边回来了, 搞了个经营老人护理医疗器械的公司。被他连哄带骗的, 给他出了资啊。这样, 我就在商品开发部门有了个位置。我那儿子还没有什么信用度, 所以我不在旁边盯着点儿不行。

弦一郎: ……

高桥: 对了, 要说商品开发, 那不正是你的专长吗。如果你没什么事, 咱们一块儿干不好吗?

弦一郎: ……

耳鸣又开始袭击弦一郎。

弦一郎用手按着耳朵低下了头。

高桥: 你这是怎么啦?

弦一郎: 就是耳朵有点……近年常常这样……

高桥: 这可不行, 还是回家去休息一下吧, 怎么样?

弦一郎: 对不起, 给搞成这样。

弦一郎深深地低头致歉, 然后起身离去。

50. 酒类商店

弦一郎在买白酒。

店主人: 听说松村先生您要搬家?

弦一郎: ……

店主人: 要搬到什么地方去呀?

弦一郎: 可能, 是阿富汗那边吧。

弦一郎接过酒瓶走了。

店主人双眼瞪得溜圆。

51. 松村家·起居室

弦一郎坐在桌旁饮白酒。

佐和子把销售高层公寓的宣传小册子递给弦一郎。

佐和子: 城铁大江户线开通了, 这里距车站只有三分钟的路, 附近还有大型医院,

任何时候都可以放心。

弦一郎: ……

佐和子: 公公, 您在听吗?

弦一郎: 对, “屎把把”机。

佐和子: 嗯?

弦一郎: 突然间的一闪念, 就是“屎把把”机。

佐和子: 怎么回事呀?

弦一郎: 有个熟人正在搞老人看护器械的商品开发, 今天见着了, 问我有什么好的设想没有。

佐和子: 那又怎么啦?

弦一郎: 我就想到了用尖端技术对老人的排泄物进行处理的机械, 这可是划时代的商品哪。怎么样? 假如你必须照顾长期卧床不起的老人……

佐和子: 如果是公公, 我会……

弦一郎: 混账! 我绝不会接受你照顾的!

佐和子: 这种事谁知道呀, 不是有的人突然就变痴呆了吗。要是那样, 以后照料您就是我的责任。咱们说好, 作为交换, 请您把这座房子卖掉买公寓, 用您的名义就行。

弦一郎: 我会在必须要你来照料我之前就死的。和刚才说的相比, 你不更希望这样吗?

佐和子: 这, 也算是两便吧。

弦一郎: 我那个熟人劝我和他一起经营。

佐和子: 欺诈! 彻头彻尾的欺诈! 这样会被他把钱抢走, 请不要那样做!

弦一郎突然想起了什么。

弦一郎: 平山……(很高兴的样子)是平山菊二。

佐和子: 是谁, 这个平山菊二? 是那个欺诈者的名字吗?

弦一郎: 不是欺诈者, 是魔术师, 篱笆上

的魔术师。

佐和子莫名其妙地歪着脑袋。

弦一郎饮干杯中的酒。站起身来——

弦一郎：佐和子，谢谢你。托你的福，我耳朵的状况好多了。

52 恩田家·起居室(夜)

进了家门的未菜突然停下了脚步。

令她吃惊的是章三在家里。

子正在逼问章三，步也在一旁盯着章三。

子(对章三)：一百万，明天准备好一百万日元。月底之前要三百万，到下个月底请找来六百万，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话就是要我破产呀！

未菜刚要穿过起居室到自己的房间去。

子：未菜，坐下，现在说的事情也和你有关系。

未菜对参与他们的这种谈话感到不舒服。

子：现在到了生死关头啦！（“ ”地拍了一下茶几）坐在这儿！

未菜被 子的气势所震慑，不由得坐在了茶几上。

章三：要我明天找来一百万，说实话，我没有办法。

子：什么也不和我商量，就把工厂和事务所的土地做了抵押，那些土地是在我的名下呀！

章三：你也是你父亲的女儿，应该清楚小型企业用地产做抵押之类的事情吧。

子：可那些都是我的财产，是我的东西呀。

章三：所以刚才已经向你说明了嘛，我每天都去求人重开票据。如果不行就破产，在这种情形下我死了就能给你们留下一亿日元的人寿保险金，这些不是都跟你说了嘛。

子(盯着章三)：你会为我们去死的，是吧。

章三(自嘲)：只有一死万事休啊。

子：你打算留给那个女人多少钱？

章三：这和你无关。

子怨恨地看着章三。

章三一脸苦相地板着脸孔……

步：如果你被人杀死，这个保险金也能得到吗？

章三：可以得到呀。不过若是 子杀了我就得不到了。

步：如果是我杀的呢？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步。

章三(怒形于色)：你要杀我？你是说如果我不死你就要为了你们而杀我，是吗？

子：别说啦！阿步，回房间学习去。嗨，快点。

章三：要为了你们杀我？真的想要为了你们而杀我吗？这算什么呀。

子：你一定要为了我们去死啊。

章三：死呀死的，你一个劲地说，我就没有这份心思啦！你就这么想让我死吗！

子：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呀！

章三：明白了！我去死！为了你们我去死给你们看。就这么说定了。

子目不转睛地看着章三。

子：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里。

章三：……？

子：要是让你逃掉，就鸡飞蛋打啦。

未菜吃惊地看着 子。

53. 爱华学园·洗手间

未菜、花音里、真由和瞳对着镜子在化妆。

未菜：我父亲回家了。

真由：以前我都不知道未菜没有父亲呢。

花音里：不过，回来了也挺好嘛。

未菜:可是……

花音里:可是什么?

未菜:……

瞳:昨天的《修罗之家》看了?

花音里:——那样的电视剧还看呐。

真由:我也看了。那个父亲虽然回了家,但因为他找过情人的事,他老婆就不原谅他。我看,到下个星期,没准他老婆会杀了他呢。

瞳:嗯,就是。真由你也是这么想的吧?我觉得也是这样。

花音里:你们说的都是什么“暗”语呀,超——暗。

未菜耷拉着脑袋。

花音里(对未菜):刚才说什么来的?还有什么事没告诉我吗?

未菜:什么也没有。

瞳:哎,拍照片吧。

瞳拿起了照像机。

花音里和真由摆好姿势,做出一副笑脸。

未菜无心参与这种游戏了——

未菜:我头痛起来了。没准儿还在发烧呢。

未菜离开了洗手间。

54 同·保健室

未菜把体温表递给保健室的医生。

保健医:体温有38度呢。

医生给未菜拿了药。

保健医:先把这个药吃了,然后在床上休息一下。

未菜接过药,在床上躺下。

未菜从腋下拿出便携自热袋放进衣兜里。

保健室又进来一名学生。

学生:大夫,我总觉得恶心想吐。

保健医:还是这样?有没有保证充分的

睡眠啊?

未菜下床,出了保健室。

55. 同·楼顶平台

未菜眺望着远处的景象。

未菜忽然抓住防护网朝上爬去。

爬到防护网中部的未菜低头瞧着空无一人的校园。

她似乎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

未菜有些心慌地松开手,她一下子摔倒在水泥地上。

她从衣袋里掏出香烟,拿出一支衔在唇间。

未菜伸手往衣袋里掏打火机时,突然发现里面有什么异物,脸上现出了奇怪的表情。她取出那东西一看,原来是弦一郎给她的维生素。

她注视着手中的维生素药片。

56. 松村家·起居室

弦一郎表情愉快地接过了电话。

弦一郎:噢,我挺好的。

心神不宁的佐和子瞟着弦一郎。

57. 爱华学园·教室

瞳在做回家的准备。花音里和真由来了。

花音里:阿瞳,终于抓住真由的那位了,为了钱的事要和他交涉,一起去吗?

瞳:嗯,行。未菜呢?

真由:她先走了,说是和她一个亲戚叔叔约好了要见面。

花音里:这个未菜,真由的事她到底帮着认真想过没有呀?还是朋友呢,就这样?

真由:那没办法,说是她的亲戚叔叔么。

花音里:真是亲戚吗?

真由:这么说起来是有些怪,我看她挺高兴的样子回去了。

花音里:真是有点儿不对劲呀。

真由:要是这么说的话,哎……



未菜: 是因为嫉妒。她(梓)在那么好的高中读书, 还有那么好的爷爷, 看着她那副无忧无虑的表情, 我就……

弦一郎: ……

未菜: 我也去考过东都的附属高中, 但是落榜了。如果能考上, 没准儿和梓还是同班同学呢。这样一想, 我就特后悔。

弦一郎: ……

未菜望着水鸟。

公园的角落里有一座蓝色的塑料帐篷。一位老人从帐篷里出来。

未菜: 哎, 那种鸟,

瞳: 说到底, 是男朋友吧?

58 井草森公园

水鸟在啄食水中的饵料。

未菜和弦一郎坐在长椅上。

未菜: 不去医院已经不行了, 但又没钱。

不过, 总是没有为了钱去援交的勇气。

弦一郎: 还是没有这种勇气的好。

未菜: 可是, 不赶快去医院不得了呀。

弦一郎看着未菜的脸。

弦一郎: 问你件事行吗?

未菜: 什么呀?

弦一郎: 第一次见到你那回, 在卡拉OK, 你瞪我来的吧? 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那是为什么?

未菜: 好像是生什么气来着……

弦一郎: 还记得是什么让你心情变坏的吗?

叫什么名字呀?

弦一郎: 是野鸭。

老人来到弦一郎近旁。

老人: 到了冬天, 长尾野鸭、雁鸭、白雁雀也都来这里。

未菜(看着老人): ……

老人: 等到越冬的季节一结束, 它们又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北美呀、亚欧大陆啦。

未菜: 那么远……

老人: 不过……那个亚欧大陆是个什么地方呀?

弦一郎: 就是亚细亚和欧罗巴。

老人: 噢, 是吗? 是亚细亚和欧罗巴呀……那就是和我的孙子在一起啊。

弦一郎: 嗯……

老人: 原来如此呀。

老人露出了笑容, 口中念叨着“亚细亚、

欧罗巴、亚细亚、欧罗巴”，开始绕着喷水池“跑步”。

未菜：他有多老了呢？

弦一郎：哎呀，恐怕九十岁都过了吧。

未菜：他肯定连人早晚都得死这件事都忘掉了。

未菜表情认真地瞧着弦一郎——

未菜：孩子把父亲杀掉能得到人寿保险金吗？

弦一郎：是谁要杀父亲呀？

未菜：是弟弟，我弟弟。

弦一郎：为什么要把你父亲……？

未菜：即使他被杀了，终究还是个没出息的人。

弦一郎：你们的父亲怎么啦？

未菜：我小的时候，他又找了别的女人，就抛弃我们离开了家……是十年以前的事了……现在，他的公司要破产。他说他自杀，把保险金留给我们……

弦一郎：既然如此，你弟弟怎么还……？

未菜：弟弟还有前途，所以我对弟弟说，我替你杀了父亲也行……

弦一郎：不过，你父亲不是说了要自杀吗？

未菜：我看他才不会去死呢……

弦一郎：人这种东西呀，虽然有时只想去死，往往也会做不到……

未菜：如果他对家里人但凡还有一点儿爱或自尊什么的，没准还会自杀。可是……（渐渐激动起来）他绝对不会自杀的！

情感得到发泄的未菜低下了头，眼中含着憎恶的泪水。

她拣起一小块石头，朝水鸟投去。

她又拣起一块石头投向水鸟。

弦一郎赶快上前抱住未菜的肩膀，制止她再投石块。

两人都沉默着。只听见水鸟叫。

老人仍然一边念叨“亚细亚、欧罗巴，亚细亚、欧罗巴”一边绕喷水池“跑步”。

59. 高层公寓楼 某室

这是一套刚刚建成，只有四壁白墙的公寓房。

佐和子和俊一进入室内。

推开窗户，佐和子顿时神采奕奕。

从高层公寓上眺望东京令人心旷神怡。

俊一：这儿简直太棒啦。

佐和子：是吧？看这儿，往这边看。

俊一（朝楼下望去）：这么一瞧，那些整天忙碌辛劳的人就像傻瓜一样呀。

佐和子：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就能从人世间的乱七八糟的纠纷、烦恼中解脱出来。

俊一：真有可能啊。

佐和子：我相信肯定会这样。住在这里，准会使我们幸福的。

俊一：把方南町的房子卖掉，加上存款，买下这套房子的钱就够了，公共配套设施也让人放心。恐怕现在买下它正是好时机。

佐和子：对吧！

佐和子和俊一神采飞扬地眺望着。

60. 井草森公园

塑料帐篷前，老人正在用干布擦身。

未菜和弦一郎坐在长椅上折纸飞机。未菜跟弦一郎学着折飞机。

未菜：也不是自己喜欢那样做。好像，如果不跟着大家做一样的事就很担心似的，反正，就是这种感觉。

弦一郎：……

未菜：我们几个还是孩子，可能只觉得是在求“酷”。其实，是像木偶一样按照什么人的指挥在动作，肯定的。

弦一郎：……不得不按照什么人的指挥动作。这和大人的是一样的。

弦一郎和未菜的纸飞机折好了。

未菜投出纸飞机——

但那纸飞机很快就掉落在地上。

轮到弦一郎投出纸飞机了——

弦一郎的纸飞机“嗖”地飞上天，在空中盘旋滑翔着。

未菜目光闪闪地注视着弦一郎的纸飞机。

弦一郎：咱们差不多就走吧。

未菜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写在一张纸片上。

未菜：每次给你打电话都是你家里的人接。下次，弦一郎打给我吧。

未菜把写好的电话号码交给弦一郎。

未菜：一定打给我呀。

弦一郎：知道了。以后会打电话给你的。

未菜：不要说“你”，叫我未菜吧。

弦一郎微笑着点点头，把写有号码的纸片放入衣袋，然后往前走。

未菜出乎意外地拉住了弦一郎的手。

弦一郎：……

未菜：你和妻子也这样一起走过吧？

弦一郎：没有。

未菜：那你害羞了？

弦一郎：也没什么……

未菜拉着弦一郎的手走出了公园。

61. 松村家·起居室(夜)

佐和子和俊一模样凶险地脸对着脸。

俊一：说一遍我就明白啦！对我不愿做的事我就说讨厌！

俊一情绪激动地朝寝室走去。

佐和子：想要逃避？你这是卑怯！

俊一粗暴地关上了门。

佐和子的眼中涌出了泪水。

弦一郎回家了。

佐和子“哇”地一声哭着扑进了弦一郎的怀中。

穿着连衣裙的佐和子胸部紧贴着弦一

郎。

佐和子依在弦一郎胸前哭泣着。

佐和子(哭声)：为什么只有我必须考虑这些事情不可呀。

弦一郎：又吵嘴了？不管怎样，先平静下来。我有话问你，请坐在那儿吧。

弦一郎让佐和子坐在椅子上。

弦一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佐和子：关键的时刻，他总是一点儿作用也不起。我妈死的时候也好，往这儿搬家的时候也好，都靠我一个人。

弦一郎：那，到底是怎么了……？

佐和子：我求他：“你和爸爸谈一下。”他只会说一句：“还是你去谈吧……”

弦一郎：要和我谈话……？

佐和子：今天，我和他去看了公寓楼，顶层只剩下最后的三套了。

弦一郎烦了——

弦一郎：你是钙不足，等一下我去给你拿钙片。

佐和子：公公！请把登记本给我！卖掉这幢房子，和我们一起住公寓吧！

弦一郎朝屋外走去。

62. 爱华学园·楼顶平台

未菜和瞳喝着饮料眺望远景。

瞳：真由的那位，长得倒挺精神，留着染黄的长头发，可是听说交着三个女朋友呢。和我们说话的工夫，就有别的女孩打来电话。哎，说不定有四个以上的女朋友呢。

未菜：他是个好色的家伙，自己还觉着挺得意呢。

瞳：像他那么能玩儿的主，肯定挺色的。

未菜：和他谈过了？

瞳：结果反而搞得很糟。他说什么，谁知道那是和什么人怀上的。真由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

未菜：真差劲！

瞳:也许不去找他才是正解。

未菜:真是的。

瞳:哎,昨天和什么人见面呀?是你的“那位”吗?

未菜:这,嗯……

瞳:最近,是不是有不少事瞒着我们?花音里她们都生你的气了。

未菜:这和她们没有关系嘛。

上课的铃声响了,瞳站了起来。

瞳:总觉得,未菜最近变了哎。

未菜:真的吗?

瞳:真的呀。

63 银座的鳗鱼料理店

弦一郎把一个银行的封套交给直子。

直子:太谢谢了。

接过封套的直子笑逐颜开。

直子:哼,他们终于把真面目暴露出来了。等着父亲死已经等得不耐烦啦。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把房产登记本交给他们呀。

弦一郎:这不是你要操心的事。

直子:父亲,您可别不当回事、满不在乎的。必须得当心佐和子。

弦一郎:近来我在想,你和佐和子,其实都是一类人。

直子:别开玩笑啦,我们哪儿像呀?不像吧,一点儿都不像。

弦一郎:是吗?

直子:虽然您是开玩笑,我也要生气啦。

弦一郎为自己斟上日本酒,脸上浮现出恶作剧的笑容。

弦一郎:告诉你,最近呀,我交上了一个人。

直子:交往上一个人?

弦一郎: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被钱的事情搞得十分狼狈,我想,如有可能就帮她。

直子: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连她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女人都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帮助她呀。

弦一郎:不是说了我们正在交往嘛。

直子:您肯定要上当受骗的。如果不是拿钱出来,年轻的女孩子怎么会和父亲套近乎。她从一开始就是盯着父亲的钱,不可能被她骗啦!

弦一郎叹了口气,饮着日本酒。

64 恩田家·起居室(夜)

子和章三气氛融洽地一起饮酒吃菜,未菜和步也坐在桌前。

子:爷爷以前的朋友说,可以给我们公司资助。如果决定融资,咱们就不会破产了。

章三:要是渡过这次难关,一切就和过去一样,又回到当年那个样子了。

子:说到以前,还记得你曾经很严厉地教过阿步钉钉子的方法吧?

章三:是啊,大概是在阿步四岁的时候吧。我一回家,就能看到走廊里排了两行钉子。真让我服了。

子:而且他还钉得挺高明。

章三:还有一次未菜走失了。

子:咱们和警察局一联系,人家说已经找到了。结果咱俩又去接她。

章三:到了那儿,她正跟女警官一起玩儿呢,看见咱们还说:爸爸妈妈也来玩啦。

未菜似乎心情不佳地吃完了饭。

盘子里只剩下她不爱吃的青椒。

未菜:我吃好了。

章三:未菜,出嫁之前你得改改偏食的毛病。像你这么挑食,以后怎么教育孩子呀。

未菜厌烦地瞥了章三一眼,离开了起居室。

65 松村家·盥洗室(夜)

洗完澡的弦一郎在刷牙。当他刷好牙漱口时,佐和子进来了。

佐和子:要搬到阿富汗去吗?

弦一郎:你们会搬到那种地方去吗?

佐和子:要搬去的不是我们,是公公呀。

弦一郎:你们肯追随我到阿富汗那种边远地区吗?

佐和子:当然不会。

弦一郎:佐和子,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佐和子叹了口气,表情十分认真地看着弦一郎。

佐和子:公寓又卖出去了一套,如今只剩下两套啦。

弦一郎:佐和子,公寓楼的阳台上能不能种树?

佐和子:说哪儿去了,在那么高的地方怎么可以种树呀。

弦一郎:是吗,不行吗……

弦一郎不再理睬佐和子,走了出去。

佐和子:公公,只剩下两套房啦!

66 恩田家·走廊(深夜)

未菜出了自己的房间。

她正要往起居室走,却不由得停了下来。

从双亲的寝室里传出喘息声。

是母亲和父亲的喘息声。

未菜往光线昏暗的起居室一看,阿步坐在那里。

阿步正默默地吃着方便面,一边面无表情地看着书。这幅景象使她感到有些恐怖。

未菜难以自制地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67 松村家·弦一郎的房间(夜)

弦一郎边饮酒边望着柿子树。

他形单影只,显得有几分孤独。

桌子上,放着未菜留给他的手机号码。

弦一郎拿起了写有手机号码的纸片。

68 恩田家·未菜的房间(深夜)

未菜钻进被窝里,蜷曲起身体。

手机的铃声响了。未菜拿起手机。

弦一郎的声音:喂、喂,是我……

未菜:……我想见你。

声音仿佛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69 井草森 公园

孤独、寂寞地坐在长椅上的未菜。

未菜的表情豁然开朗。

弦一郎提着方便食品袋来了。

* * *

弦一郎和未菜坐在长椅上吃着便利店的三明治。

喷水池旁没有老人的身影。

弦一郎: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建起了我现在住的那幢房子。搬进去以后,他又在院子里栽下了次郎柿的树苗。

未菜:真不错。那,你每年都能吃到柿子吧?

未菜吃完了三明治,用餐巾纸擦了擦嘴。

还剩下一个没有动过的三明治。

弦一郎:这就吃饱了吗?

未菜:嗯。如果不节制,很快就会发胖的。弦一郎你呢?

弦一郎:我也吃饱了。

未菜:可是,剩下的丢掉怪浪费的。噢,对了,可以给上次告诉咱们鸟名的那个爷爷,这样行吗?

弦一郎:噢,挺好。

未菜拿起剩下的三明治,朝那蓝绿色的塑料帐篷走去。

走到帐篷跟前,未菜突然像冻僵了似的站在那里。

弦一郎发现了异样,赶快来到未菜身边。

弦一郎:怎么了?

问话声使未菜猛然间回过神来,一把抓

住弦一郎的手腕。

弦一郎朝塑料帐篷中望去——

可以看到老人的身姿。他一动也不动，

宛如一段干枯了的古树。老人已经死去了。

未菜握住弦一郎的手——

未菜：他多孤独啊……

弦一郎把手放在未菜的手上。

70. 警察局·外

弦一郎和未菜出了大门。

未菜：他去世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真是太可怜了。

弦一郎：很快的我也要像他那样了。

未菜：你别说这种话。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的。

弦一郎：那怎么可以呀。每个人，即使是未菜，总会有必须一个人生活下去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能助你一臂之力了。

未菜：别说这种话啦，我受不了。

弦一郎扬起手，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

弦一郎：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

未菜：哎，下次什么时候见面呀？

弦一郎没有回答，坐进了出租车。

未菜：哎！还给我打电话来呀，咱们是朋友啊！

出租车开走了。

未菜落寞地目送着远去的出租车。

71. 涩谷·繁华街区(夜)

整个街道都被欢快的年轻人占据着。

形单影只的未菜穿过人流。

72. 松村家·起居室(夜)

佐和子和梓在喝茶。

弦一郎回家了。

佐和子：警察打过电话来，说在井草森林公园发现了死尸。据说是您和一位年轻女性一起发现的。

弦一郎：……

佐和子：是谁，那个年轻女性？

弦一郎朝楼梯走去。

梓去追弦一郎。

73. 同·弦一郎的房间(夜)

梓瞧着用熨斗熨丧服的弦一郎。

梓：叫未菜的，就是前些时候一起去卡拉OK的那个女孩吧？那么，是援交啦？

弦一郎：不要胡说。

梓：就是的。难道你本心没有一点儿这个意思吗？

弦一郎：说实在话，我确实想像过要是真那样会如何。

梓：差着五十岁呢。

弦一郎：这和年龄没有关系。

梓：为什么偏偏要和那种女孩交往？

弦一郎：哪种女孩？

梓：她不是个有点特殊的女孩吗？好像总是遮遮掩掩的，也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弦一郎：她不是那样的孩子，不能从外表上判断一个人。

梓：弦一郎，你对年轻女孩没有一点儿免疫力，所以会这么简简单单地同情上那个没有价值的女孩。

弦一郎：这不是什么同情。你不懂。

梓：傻子似的。

梓离开了房间。

弦一郎继续熨着丧服。

74. 火葬场

弦一郎双手合十站在焚尸炉前。

在办公室里，职员边听电话边记录下地址。

职员：是……长崎县……××郡……××岛……下浜 145……。知道了。好的，明天也行，会尽早……

弦一郎留意到职员写下的地址。

离开办公室的职员从弦一郎身边经过。

职员：家里人也太过分了。让我们用

“家宅速递”把骨灰送过去。人都死了也不露面。

弦一郎望着发出轰鸣声燃烧着的焚尸炉。

75 恩田家·起居室(夜)

未菜、子 and 步围着餐桌吃晚饭。

章三在打电话——

章三: 求求您啦……咱们那个、那个是……老关系了……

章三的话尚未说完,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

章三失魂落魄地放下话筒,回到餐桌旁。

章三斟上酒呷了一口——

章三: 融资的事,吹啦。

家庭成员之间令人窒息地沉默着。

步(高兴的样子): 还是得去死呀。

子: 阿步!

章三: 我去死。一亿日元。怎么样,阿步? 高兴了吧。

章三自暴自弃地饮着酒。

76 爱华学园·楼顶平台

真由、花音里、瞳和未菜凑在背阴处吸着香烟。

真由: 现在我总随身带着一瓶子辣椒面。哎,不论吃什么东西,都要撒上辣椒面。

花音里: 真的能瘦吗?

真由: 绝对。

瞳: 如果这样就能限制饮食,那可挺便宜的呀。

花音里: 不过,限制饮食,胸会小的。

真由: 要是胸变小了,那我可不愿意。

瞳: 真由,你的胸最近是不是大了?

花音里: 噢,对啦真由,你必须赶快去医院了吧?

真由: 是啊。可是钱……

瞳: 看起来,还真得援交不可了。

真由: 未菜,你在援交吧,和阿梓的爷爷?

未菜: 不是援交。

花音里: 不是援交干吗见面呀。

未菜: ……

花音里: 我们的任何事情都让你知道,所以,我们希望你也能什么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瞒着我们? 实话说了吧,我们都怒了,超怒。

花音里捻熄了香烟。

花音里(对真由和瞳): 咱们走。

花音里打头,真由和瞳一起离开了楼顶平台。

* * *

未菜蹲着折纸飞机。

可以听到从音乐教室传来的合唱声。

纸飞机完成了。未菜拿着它朝防护网走去。

未菜抓着网格攀到防护网的中部,望着校园。

无人的校园……花坛里的鲜花开得正艳。

未菜投出了纸飞机。

纸飞机划出大大的弧线在空中滑翔,最后落入了花坛中。

77. 同·校园

鲜花盛开的花坛。

落在花丛中的纸飞机。

未菜走来。

未菜拿出小剪刀,把花坛中的花一朵朵地剪下来。

78. 松村家·弦一郎的房间

弦一郎服下维生素。

响起了敲门声。

佐和子: 公公,直子来啦。请您赶快下楼来。

弦一郎有些惊奇地看着房门。

79. 同·楼梯

弦一郎走下楼梯。
楼下传来直子和佐和子的笑声。

80. 同·起居室

直子和佐和子边笑边谈着什么。
弦一郎进了起居室,从冰箱里取出饮料。

直子:父亲,我有话和您说,您坐在这儿。

弦一郎在椅子上坐下。

直子:我们决定签下购买公寓的合同。

佐和子:上次和您说过之后,又卖了一套,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套了。

直子:哥哥用他的存款先交上首付款,然后办理购房贷款。这幢房子不卖。只不过哥哥想让您把房产登记本先寄存在他那儿。

弦一郎:不是要贷款吗?

直子:办贷款必须要有抵押担保。所以,没有它就贷不了全款。哥哥也怪可怜的。

弦一郎站了起来——

弦一郎:如果我死了,这座房子由你们继承。但是,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房子就是我的。

弦一郎离开了起居室。

81. 井草森公园

弦一郎来到公园里。

在老人住过的地方供着一束鲜花。

弦一郎有些惊讶地看着鲜花。

未菜出现在鲜花前面。

她定定地望着弦一郎。

* * *

弦一郎和未菜坐在长椅上,两个人都显得有点无精打采。

未菜:为什么我没有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里呢?要是那样,我就是一名普通的高中

生了。

弦一郎:正因为如此,你今后的幸福也是未可限量的。

未菜:可是,谁都比现在的我过得更好。为了钱,如今我只能去搞真正的援交了。

弦一郎:还是不要把钱和援交搞在一起考虑为好。

未菜:不过,援交这种方法是来钱最快的。可能,只有援交了。

弦一郎在思索着什么。

未菜:你怎么啦?

弦一郎:我有个好主意。

未菜:……?

82. 爱华学园·楼顶平台

花音里、真由和瞳来到未菜面前。

花音里:听说,你有话要和我们说。

未菜:有份课余零工干不干?很简单的工作,每人十万。

花音里、真由和瞳互望着。

83. 吃茶店

弦一郎在喝咖啡。

相邻的桌旁坐着未菜和真由。

俊一走进了店内。

俊一在弦一郎的桌旁坐下。

俊一:刮的什么风呀?如果是和公寓有关的事我倒很想听听。

弦一郎:这事我不是很了解。所以反对也不太好。那么,关于首付款,你手头的真的有那么多少钱?

俊一:有八百万。已经和房产商说了,就用它交首付款。

弦一郎:是吗?

弦一郎站了起来——

弦一郎:哟,忘了取送洗的衣服了。我去去就来……

弦一郎出了吃茶店。

俊一(对待者):咖啡!

手拿笔记本的未菜和真由来到俊一的桌前。

真由：请问，这句话，您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真由指着笔记本上的一行字问俊一。

俊一：噢，是芭蕉^①的诗啊。呃……荒原赶脚客，马前子规啼……对吧？

真由：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

真由进了洗手间。

未菜在俊一的对面坐下。

俊一的视线射向未菜穿着的超短裙内。

未菜：你有手机吗？

俊一：嗯。

未菜把纸和笔递给俊一。

俊一把手机号码写在纸上。

未菜也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与俊一交换。

俊一：打电话给你没事儿吧？

俊一现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把未菜的手机号码收起来。

84. 同·街上

抱着洗好的衣物走来的弦一郎。

弦一郎朝店内张望，只见俊一和未菜、真由哈哈大笑。

弦一郎进入店内。

85. 同·店内

俊一低下头，同时说道：“非常感谢”，未菜和真由起身离去。

弦一郎在桌旁坐下。

弦一郎：怎么回事？

俊一：没什么。她们都是很认真的孩子，正在学习俳句，让我稍稍讲解一下有关俳句的知识。

弦一郎：俳句，你懂吗？

俊一：其实嘛，我还是有个有俳号的人呢。

弦一郎：哎哟，叫什么呀？

俊一：算了吧，你会笑话我的。就不说

啦。

弦一郎：笑话什么呀。我不笑你，告诉我吧。

俊一：叫芭俊。芭蕉的芭加上俊一的俊。

弦一郎撑不住笑出了声。

86. 松村家·厕所

俊一十分兴奋地在打电话。

俊一：真、真的呀，真的可以吗？

87. 同·厕所门外

弦一郎暗笑着侧耳倾听里面的声音。

厕所门打开，俊一出来了。

俊一：吓我一跳。在这儿干什么呢。

弦一郎：一直在等你呀。你上厕所的时间挺长。

俊一：噢，抱歉。

弦一郎：怎么啦？我瞧你好像兴头十足的样子。

俊一：真的吗？

弦一郎：还是荷尔蒙的缘故哇。

说着进了厕所。

俊一歪着脑袋，兴冲冲地走了。

88. 旅店·大堂

进入旅店大堂的俊一。

他走到电梯旁，按下按钮。

戴着墨镜的真由躲在暗处，边注意着俊一的行动边打手机。

真由：喂、喂，他来了，正在等电梯。

电梯门打开，俊一进入电梯内。

89. 同·旅店某房间

花音里在接电话。穿着浴衣的未菜和弦一郎、瞳都注视着花音里。

真由的声音：啊，现在进了电梯。

花音里：明白！

① 指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江戸时代著名俳谐诗人，本名松尾宗房。——译者

花音里关掉手机。

花音里：弦一郎，他来啦，正在电梯里！

弦一郎：就按刚才说好的，我在隔壁的房间，一有情况赶快敲门。明白了？

花音里和瞳躲进了盥洗室。

弦一郎打开房门出了房间。

90. 同·走廊

出了房间的弦一郎拐入邻室。

走廊尽头处的电梯门打开，俊一出现了。

俊一朝嘴里喷了些香口剂，迈着弹性的步伐走来。

他敲着弦一郎邻室的房门。

未菜打开房门。

俊一往两边看了看，进入室内。

91. 同·邻室

弦一郎贴在墙边聆听邻室的动静。

真由进入室内。

真由：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92. 同·旅店某房间

屋内光线暗淡……

未菜身体僵硬地坐在床边。

俊一出浴室。

俊一在未菜旁边坐下。

俊一伸手抚摸未菜的头发。

俊一解开了未菜的浴衣。

俊一伸手去摸未菜胸部时未菜开了口。

未菜：衣服脱掉。

俊一兴奋地脱下浴衣和短裤，赤裸着身体。

俊一刚要扑到未菜身上时，盥洗间的门开了，手持一次成相照像机的花音里和瞳冲了出来。

俊一：谁呀！干什么！

闪光灯的灯光接连在全然不知所措的俊一脸上闪亮。

俊一：赶快给我住手！

俊一要去夺照像机。

花音里和瞳跑出了房间。

93. 同·走廊

花音里和瞳跑进了邻室

穿着衬衣和长裤、抱着外套和短裤的俊一慌里慌张地从房间里跑出来。

俊一朝四下看看，并没有花音里和瞳的踪影。他感到很奇怪，他匆匆走过走廊。

94. 同·邻室

花音里和瞳情绪激动地向弦一郎和真由讲述刚才的情形。

花音里：也不知道时机是不是恰到好处。我怕未菜真的被他那样了，所以只好死死地盯着，对吧。只见那个男的站了起来，我一瞧，“正是时候”，马上冲出去按下了快门。

瞳：那个男的叫了起来，声音都走了调。超——刺激。你没觉得心脏都快不跳了？

花音里：但是，想到职责在身，大概四次吧？按下了快门。

门铃响了。

真由打开门，未菜进了屋。

花音里：你没事吧？

未菜：没什么，我不介意。

* * *

“干杯！”众人的酒杯聚到了一起。

众人围着餐桌，正享用着房间送餐服务的豪华会餐。

花音里：做这件事，我们真的可以拿到钱吗？

弦一郎：不用担心。以后的事交给我来办就行了。照片都拍得没问题吧？

瞳：现在已经清清楚楚的了。

花音里把几张照片交给弦一郎。

弦一郎看着照片。

照片上是赤身裸体的俊一可悲的样子。

花音里：我花音里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惊

恐的脸呢。这位叔叔的面孔,简直就像恐怖片里的人……(对弦一郎)能让我再看一遍恐怖片吗?

弦一郎:……

花音里:再让我看一下行吗?

弦一郎把照片递给花音里。

花音里:瞧呀瞧呀,嘿!这张脸。

瞳:不过,这个叔叔到底是谁呀?

花音里:管他是谁呢。

真由:事情如果暴露出去,那对他的家里人可是一场悲剧呀。

花音里:这就与咱无关了。

弦一郎实在待不下去,进了浴室。

95 同·浴室

弦一郎在洗脸。他用毛巾擦了擦脸,然后望着镜子。

弦一郎目不转睛地看着镜中的自己。

花音里的声音:真够可笑的哎,开头他这样用手遮着脸和那块儿,后来又用腿夹着那玩艺,简直是大脑有问题。钻进被单不就行了嘛。那个叫什么,叫猴子吗?噢对,叫狒狒,他是不是特像一只乱跳乱叫的狒狒?当时根本没工夫笑,可我都忍不住笑了。我还想让真由也好好瞧瞧呢。

水龙头里流出的水流突然断了。

镜中映出了未菜的身姿。

弦一郎和未菜闷闷不乐地在镜中互望着。

未菜:怎么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呀?

弦一郎:……

96 松村家·起居室(早晨)

佐和子在做早餐。

俊一在看报。

弦一郎拿着一只封套走来。

弦一郎:信筒里放进了这么个东西。

弦一郎把封套交给俊一。

封套上学生体的笔迹写着“芭俊先生

收”几个字。

俊一脸色一变,拿着封套进了卧室。

97. 同·卧室(早晨)

俊一看到一次成相照片,身子一震。

弦一郎走来——

弦一郎:怎么了?

俊一:没事,什么事都没有。

弦一郎:出什么麻烦了?

俊一:没、什么事也没有。

弦一郎:可是你这张脸……

俊一:脸怎么啦?

弦一郎:你撒谎时的表情,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同一副样子。

俊一:……

弦一郎:说说看吧。

俊一:……其实,是有人敲诈……要我拿出三百万。

弦一郎:什么?有这事?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就交给我解决好了。我有个熟人,是个很不错的律师。

俊一:无论如何,都别让佐和子……

弦一郎:这我明白。我会神不知鬼不觉把事情办好的。不过,作为交换,买公寓的事你也停下来。怎么样?这是交换条件。

俊一:……(点点头)

98. 恩田家·起居室(早晨)

穿着校服拿着书包的未菜进了起居室。

章三将行李物品装进纸箱中。

未菜奇怪地瞧着章三。

未菜:我妈呢?

章三:区政府。

未菜:这么早就去了?

章三:为了不让债主蜂拥而至,她到区政府递交离婚申请去了。下个星期银行就要发出拒付通知,公司破产了。

未菜:……

章三:如果不是出了这事,恐怕也不能

和你们又一次共同生活了一段吧。真是讽刺呀。不过时间虽短,我觉得挺愉快。

未菜:……

章三:不用担心,我肯定会去死的。

章三说这话时,脸上浮现出卑琐的笑容。

一股嫌恶之感油然而生——

未菜:你要是这么说,那就去死吧!现在就去死吧!

未菜跑出了家门。

99 松村家·起居室

雨点敲打着窗户。

弦一郎、佐和子和直子聚坐在一起。

俊一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对话。

直子:我不是说要把这座房子卖掉,只是拜托您,把房子的产权登记本拿出来存放在我们这儿。

弦一郎:俊一是什么意思?

俊一(很为难的样子垂着头):……

直子:哥哥,你也认真说几句嘛。

梓放学回来。

梓从冰箱里拿饮料,一边偷眼瞟着这边的情形。

直子:总之,请把登记本交给我们。今天我是做好了准备的,拿不到那个登记本我就不回家。

弦一郎出了房间。

佐和子:直子。

直子:灰心可不行。必须得有耐心,坚持就是胜利。

佐和子:最近一段,我有些搞不懂公公了。他会突然说出一些奇怪的话来,简直让人没法和他对上话茬。

直子:也许他终于开始痴呆了。

俊一:是因为他从来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吧。

直子:我去世的伯母年轻时订阅了《女

学生的朋友》,父亲好像从儿童时代就挺喜欢读这本杂志的。

佐和子:《女学生的朋友》是女孩子看的杂志吧?

俊一:也不知道老爷子琢磨什么呢。

佐和子:你还不是一样吗。

俊一:说什么呢。

佐和子:你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认真真和公公把话讲清楚?

直子:就是呀。到了动真格的关键时刻就一点儿作用也起不了。我们家族里的男人怎么都这样,简直是……

弦一郎做好了外出的准备之后返回起居室。

直子:父亲,这座房子难道不是松村家的财产吗?名义上它是父亲的,但实际上是属于松村家族的产业。

佐和子:我想再问一下,您是怎么考虑“家族”的?您就像外人一样和家里人分着吃饭。对于公公来说,家族到底算是什么!

弦一郎:就是在同一屋顶下,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着吧。

佐和子:仅仅如此吗?

直子:还有比一起生活更重要的东西吧。如果单是生活在一起,那就太无足轻重了吧。互相信赖、互相帮助才能算得上是一家人呢。

佐和子:是啊(连连点头)。就得这样,真的是要这样才行呀。

直子:眼下,全家人应该一条心,为了买公寓而齐心协力。

弦一郎:我这儿什么也不说的听下来,你们讲的净是些信口开河的话。你们这些人的脑袋到底是怎么啦?

直子:……

弦一郎:住在公寓里就能幸福了吗?如果你们认为是这样,那根据又是什么呢?正

因为有了这座房子,大家不是才能不交房租高高兴兴地生活在一起吗?你们却相反,非要向银行借钱贷款去买房子。

佐和子:……

弦一郎:不住公寓,你们便摆出一副像是要了你们命的面孔来。让我说呀,你们统统是些大傻瓜。

梓:……

弦一郎:直到今天我都在忍着,但我已经讨厌你们了。这座房子不再是我的了,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弦一郎把房产登记本摔在桌子上,出了起居室。

佐和子、直子和俊——齐看着桌子上的登记本。

直子:不管怎么说,把登记本给了咱们就蛮好。马上可以把它交给物业公司,让他们去处理。

俊一:你们不是说,只是存放在咱们这吗?

直子:没关系,反正他说了怎么着都行。这样就不用去贷款了。每个月都得交利息才蠢呢,用银行现金卡一次交清钱拿房最痛快。

佐和子: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那就这么办吧。

直子:如果只是这样一座房子,咱们怎么分才好呀,现在把它卖掉变成钱,就可以很公平地分配了嘛。

佐和子:就是呀。

直子:这回终于梦想成真了。

佐和子:一高兴,不知怎么觉得肚子饿了。咱们买点寿司什么的来吃好吗?

直子:哎呀,那太好啦。

梓放下饮料,离开了起居室。

100. 同·街道

天上下着雨。

梓连伞也没打就跑出了大门。

梓望着外面的街道,但已经看不见弦一郎的踪影了。

101. 同·弦一郎的房间

梓进了弦一郎的房间。

书桌上放着《女学生的朋友》。

梓拿起《女学生的朋友》翻看。

杂志中间,夹着弦一郎和节子年轻时在公园拍的照片。

梓不安地瞧着照片。

102 银行·自动取款机

弦一郎用现金卡在提款。

弦一郎把取出的钞票放入衣袋,然后离开了银行。

103 卡拉 OK 包房

弦一郎把银行的封套分别交给未菜、花音里、真由和瞳。

未菜从封套里拿出钱,数过之后侧头看着弦一郎。

花音里高兴地将钞票装进了书包里。

未菜:不是说十万人民币吗?可这是二十万呀。

弦一郎:没关系,算是我的心意。

未菜数出十万人民币放在弦一郎面前。

未菜:我只要十万就行了,这些还给大家也还给弦一郎十万吧。

花音里:嗨,你别装出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啦,这又不是你的钱,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

未菜:如果你打工,应该得四千却拿了一万,就不觉得不对劲吗?

花音里:那我就是超——走运了呗,对吧?

未菜:我会觉得很奇怪,就不拿。

瞳:那又为什么呀,也许你可以说出来让我们听听。

未菜:因为那是犯罪。

花音里：你说的话我根本就听不懂。那么你说，为什么十万就行，二十万就是犯罪呀？要说犯罪都是犯罪，无论十万还是二十万。唠唠叨叨的真可笑！你非要这么说，你自己还给他不就得啦，对吧真由。

弦一郎：我看，还是别往犯罪之类的方面想。你们大家只是帮了我一个忙，是我策划的一场恶作剧，你们只不过稍稍帮了我一把。

未菜：稍稍帮一下忙干吗要给我们二十万？

花音里：可气！你大脑有问题吧？反正我们都要这二十万，你不想要自己还吧！整个一个神经病！

未菜：如果拿了这二十万，那咱们认认真真做的事就变得没有价值了。以后再受到这种诱惑就会抢着去做。也许就会从老爸的钱包里偷钱出来。要是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那很快就会堕落下去的，真的都不知道会堕落到何种地步。

花音里：……

未菜：由于恐吓成功，便觉得援交之类的事无所谓，这太可怕了。援交，咱们谁都不想做。我觉得，这次的事情，是一生当中只能做一次的有趣的冒险。还掉十万日元，也许在你想要援交时就会罢手。咱们之间的关系以后会怎么样都无所谓，但我就是这样想的。

花音里：这是怎么啦？今天的未菜真有点怪呀。

未菜：对不起。我的话说得可能有点过分。我父亲的公司破了产。我决定不再上学了。恐怕，我和大家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

花音里打开书包，取出那只银行的封套递给未菜。

花音里：这是我给你的捐款。我不想让

你辍学。

未菜目不转睛地看着花音里。

花音里的面庞因激动而变得通红。

未菜从花音里身边走过，跑出了卡拉OK包房。

弦一郎起身去追赶未菜。

104 涩谷·繁华街区

街上到处是色彩斑斓的雨伞。

没有打伞的未菜已经被雨水淋湿。她脚步匆匆地走着。

弦一郎追赶未菜。

弦一郎：未菜！

未菜像要逃避弦一郎似的小跑起来。

弦一郎：你等一下！

弦一郎追上未菜，用雨伞为她遮住雨水。

未菜：我的事不要你管！

未菜一把推开弦一郎逃走了。

雨伞掉落在车道上。一辆汽车从雨伞上轧过。

雨中，弦一郎追赶着未菜。

弦一郎拚尽全力地跑着。

好不容易追上了未菜，弦一郎拉住了她的手腕。

弦一郎：你等一等，你打算到哪儿去呀？

未菜突然用力抱住了弦一郎。

未菜：哪儿都没有我可去的地方。

未菜紧紧抱住弦一郎哭了。

站在雨中相拥的两个人……

105 一流旅馆·全景（夜）

高层旅馆的灯光在雨幕中变得朦朦胧胧。

106 同·双人间

未菜和弦一郎把湿透了的外衣晾起来。

穿着浴衣的未菜喝着热乎乎的饮品。

弦一郎上了床——

弦一郎：如果说，可以把那些属于幸福

的东西抓在手中的话,那我眼下已是两手空空。从现在起到以后很多年,我将过着只有起床、睡觉的生活,真让人无法忍受。

未菜:那还不如做点什么事才好。做些吃饭、睡觉以外的事情。

弦一郎:我正是这样想的,所以离开了家。我把银行的存折也带了出来,已经不打算再回去了。

未菜在另一张床上躺下。

弦一郎:好啦,睡觉吧。

弦一郎捻暗了床头灯。

室内的光线暗了下去。

未菜:今后有什么打算?

弦一郎:呃,是啊。

未菜:就没有什么想干的事了吗?

弦一郎:都是些老早以前干过的事。你呢?打算怎么办。不去上学了吗?

未菜:我也不想再回家了。想到很远的地方,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市镇去。

弦一郎:××岛。

未菜:什么?

弦一郎:是长崎那边的一座小岛。在那里能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可以种菜,然后用它去换大米,还可以打鱼,就这样生活。

未菜:你打算到那儿去?

弦一郎:听了你的话以后,我就有点儿想去了。

未菜:我和你一起去好吗?

弦一郎:难道到岛上的高中念书?

未菜:似乎很惬意呢。

弦一郎出声地笑了。

未菜:弦一郎……

弦一郎:嗯?

弦一郎朝未菜望去。

未菜定定地看着弦一郎。

未菜:我是真想去呀,一定得带上我。

弦一郎:……

未菜:你真的不介意和我一起生活,对吧?

似乎是迫于未菜这句话的压力,弦一郎点了点头。

未菜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愉快而幸福的笑容……

107. 同·全景

雨仍在下着。

108. 同·双人间(早晨)

弦一郎醒来。

已经不见了未菜的踪影。

在桌子上放着一张便条。

“我只拿走十万日元。谢谢你,再见。未菜”。

弦一郎久久地注视着未菜的字迹。

弦一郎的脸上渐渐露出笑容。

109. 恩田家·外面的道路(早晨)

未菜走来。

她同从家里出来的章三走了个对面。

二人接近了。

章三:不用担心,我肯定会去死的。

未菜瞥了章三一眼,同他擦肩而过。

章三转身走了。

未菜头也不回地朝家门走去。

未菜:我回来啦!

未菜精神抖擞地进了大门。

110. 井草森林公园

弦一郎躺在长椅上呷着威士忌。

未菜供放在以前那位老人住房间的一束鲜花已经枯萎了。

沉醉的弦一郎朦胧之中,见到年轻的节子正站在公园的入口处。

弦一郎:节子……

弦一郎起身迎了上去。

但他又停下了脚步。

刚才幻视中所见到的,原来是梓。

这时,公园管理人员过来打开了喷泉的

控制开关。泉水有力地喷了出来。

弦一郎似乎忘记了周围的状况,脚步略显蹒跚地开始绕着喷水池“跑”起来。

弦一郎(咕啾着):嗨嗨、嗨嗨、嗨嗨……

梓吃惊地看着弦一郎。

弦一郎的步子渐渐加快——

弦一郎:嗨嗨、嗨嗨、嗨嗨……

他的声音逐渐响了起来。

弦一郎步态蹒跚、摇摇晃晃地“跑”着。

弦一郎没有理会惊奇地望着他的梓,自顾自地、不停地绕着喷水池“跑”着。

(完)

· 书讯 ·

1. 《世界电影鉴赏词典》(一编)

郑雪来主编

本书共选入1916—1989年间世界著名电影200部。该词典是每一位电影工作者博识而热情的艺术向导。她将带你漫游万花筒般的银色世界。既为你品味多种风格流派的影片提供丰富资料,又为你的生活平添了无限风采。

定价: 65.00元

2. 《世界电影鉴赏词典》(四编)

郑雪来主编

本书共选入1912—1995年间世界著名电影184部,欧洲各国大片异彩纷呈,亚洲以及东欧国家百年扛鼎之作赶场亮相,凸现了所收影片的全球代表性,为本词典画上完美的句号。

定价: 72.00元

3. 《颜碧君影视化装造型艺术》

颜碧君著

本书是我国影视界成就卓著的化装大师颜碧君60年化装经验的总结。作者以多年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结合影视作品中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生动概括了影视化装造型艺术必须以生活为基础的创作规律。本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对影视化装专业的学生及造型创作人员均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同时对广大影视创作及喜爱化装造型的人士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定价: 68.00元

4. 《笑论〈英雄〉》

佳明主编

如何看待和评价影片《英雄》?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本书既有专家对该片的评说,又有电影分镜头剧本的详细描述。对于电影艺术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是一本有益的文集。

定价: 48.00元

欲购者请与中国电影出版社邮购部联系

电话: (010) 64210862

E-mail: film@cngolf.net

联系人: 张月秋、刘玲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